

## 五月留白

傅敏

乡土的油画，在五月搁笔。金黄的色彩浓烈地在笔下肆意流淌，漫过河道，漫过田野，将村落孤突在泱泱之中。高处鸟瞰，村落成为油画空出的一片留白。

登上原野隆起的地方，以最佳的角度瞭望、俯视时，大地倏忽间鲜亮辉煌，色泽饱满，光芒迸发。忽如绵衣在身，华贵雍容。不，这是世俗的眼光。大地所披戴的应该是金丝织就、无针走剪痕、释放着万道光亮的一袭绶裳，这样，他才适合迎风扬袖，来迎接五月的这一场盛事。

可不，大地有喜，麦子临产！快嘴的布谷已经四处张扬，唯恐天下不晓其讯。

父亲和村人，此时倒像是产房的护士。他们从家到田野，从田野到家，来来回回一趟一趟地奔走。

去冬麦播种时还算顺利。麦子趁着墒土露出芒般的尖尖儿，尤其在没有雾霾的晨晓，一垄垄芽冠上挂着的露珠，在阳光下剔透晶莹，垂垂欲滴。却在深冬三寒时节，无雨无雪，漫天风卷，寒流此刻也趁机侵袭，将土壤原本还残存的些许水分、潮气渐次抽干。大地坚挺地目睹着季节惯用的把戏，与季节比拼着耐性和定力。对于还显稚嫩的麦苗，这一场劫难不可逃避，如若不能守住初寒，倔强把持，极有可能走不出这个季节……此刻，最为担心的当数父亲和他的指望土地过日子的村人们，他们隔三岔五地就要到麦野上去走一走、站一站，甚至弯下腰，用手刨一刨干燥的土壤。寄希望行将泛黄的苗子们，把根扎得深些，再深些，探寻到地层下的温湿处，安稳地躲过这一劫数。

一片雪点燃了一棵苗的心灯，一场雪便只为一地的枯萎因渴姗姗而来。雪的绵柔，温润唯有泛黄的麦苗能充分感知。这雪悄无声音，似乎一夜之中的某一刻抖落倾下，天晓时已是周际皑皑，布满视野。让守在地下层的麦根，上接阳暖下接地气，顿时精神起来。父亲和村人们早已按耐不住，他们冲出家门，直奔田垄。画师景框里的他们：弯腰弓背，锄禾松土；河道引水，滋润田苗。置身原野，不时有拔节的声音此起彼伏、节奏明快，萦绕在父亲和村人耳际，这份特别的愉悦应该是大自然刻意赋予他们的一份福利。

把他视为出色的画师，不一定准确，但他委实施展着画师的匠技。他以大地作板案，飞雪一层层地冻天寒，涂绿画红渲染春暖；生万千夏花任之绚烂，染遍山红叶呈艳阳景观。在他笔下，山河生动，天地变换无穷，如流沙作画，画了涂去，扬沙再来。忙碌间就触碰到了五月的麦田。金色冲淡了画师的灵感，面对这一地的流黄自由放任，他有些作难：你往回拢一拢，它向外撑一撑，你若不收不拢，难保自己也被浸染其中。画师索性停下来，搁笔小憩，欲从黄澄澄的麦波中大浪淘金。

农人们以剃度的名义握镰推行，将麦的胎毛剃得净光，赤裸裸的麦粒堆在晒场，静候着入仓或远走他乡。我在父亲和村人收工时赶到，只看见他们回走的背影，认不出哪一个背影是父亲、哪一个背影是村人？那一脊背的汗渍和着细碎的麦糠，那一头布满麦尘、污渍的毛发，那一条搭在肩头被汗水浸泡得滴水的油色毛巾，在斜阳里渐行渐远。我不忍喊他们，不忍喊他们，怕打断他们对麦田麦粒亢奋的评论，远远地毫无回避地呼吸着他们甩过来的咸味的腥腥的汗菜味和被汗水麦香搅和在一块儿的混杂味。画师和我一样，远远地看着他们走进留白，填充留白。

其实微茹虽然鳏居，女人是不缺的，不过毕竟还在战时，他年纪确实也摆在那里，并不急于找个人娶进来过日子。但这位人选有些沉不住气，跟微茹接触几次，有了两回欢好，就以为婚事了在即，有意无意便把消息散了出去，弄得微茹骑虎难下。人选姓白，三十来岁，守寡在家，有个儿子，是仲文的豫北老乡。抗战刚开始，白小姐的丈夫便死于日军轰炸，无奈携子投靠舅嫂。白兄于河南大学训导处做职员，一人工作养活全家近十口，日子过得自然拮据，白小姐因此也经常受白嫂欺负。开封沦陷之后，白家跟着河南大学一路西迁，先是镇平，又到嵩县，如今住在荆紫关。白嫂一贯嫌弃白小姐是繁絮，没少给她张罗相亲，几年下来也没见过几个，要么是人家嫌弃她有婚史，有儿子，要么是白小姐嫌弃人家无权无势，与其再嫁个男人吃苦，还不如赖在兄嫂家受欺负。所以微茹在白小姐眼里，简直是件量身定制的旗袍，眼长在她身上似的贴合，连眼睛都得匀着呼吸。

## 灯下漫笔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转眼又到了麦收季。

麦收不比秋收，玉米秆一砍，穗从苞里一掰，晒干上棚，剥玉米那是一冬的活。麦粒藏在穗儿里，针样的芒护着，才脱粒。芒秆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割麦只是麦收的过门，打麦才是重头戏，分很多工序，榜场、摊场、碾场、起场、扬场、看场，场是主战场。直到颗粒归仓，才算麦罢。整个过程就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生动诠释。

这是过去式。现在不同，联合收割机地里一开，地主一指地界，就一边凉快着了，不用再遭那罪。“轰隆隆”一阵，麦粒是麦粒，秸秆是秸秆，过去持续十天半月的麦收，现在一天结束。效率是高，但总觉得跟解数学题一样，直接给出了答案，少了过程步骤。我不禁怀想起了过去麦收时的热闹景象。

老家在鲁山县西北山，山大沟深，哪块地打粮食，农人们心里清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各家尽着好地清一种种到了小麦，那是一家人的口粮。从秋分到芒种，麦在地里横跨了秋冬春夏，从绿油油到黄澄澄，田野因了麦子而萌动着生机，充满着希望。

小满前后，街上就起了集。割麦

# 田间最忙是麦收

张仁义

镰、木锨、木杈、铁杈、木耙、木撮斗、簸箕、草帽等是主打，全都是打麦要用到的物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亲把需要的物件添置后，三天两头麦地转转，随时准备开打。

火伞高张，麦熟一响，趁早上、前半晌或月亮头割麦凉快些。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仨叫起来，虽说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添个蛤蟆四两力”。一人把三四垄，把“喇喇喇”，你追我赶。麦收时节，女娃也不得闲着，要割就割，不割的话，就捡拾地里掉落的麦穗或留在家里安排伙食。

割麦得上人，打狼似的，才出活。偌大的地块，若一个人割，割一会儿，抬头望，麦差还是好长，四下一看还是一大块，容易泄气。这时候，定了亲没过门的，男孩子撂下自家麦田，往女方家跑得勤，不管以后成不成，地里埋头苦干，先不把自己当外人再说。女孩若也下地割，准丈人一定也在，俏皮话不敢胡说，但女娃给对象递条毛巾很正常，两人趁势抛个媚眼，活越干越有劲。若你去割麦，女孩连地都不下，后面就难说了。

割下的麦子，肩背、挑儿担、架子车拉，最终是要运到场里。背麦最刺挠脖子，一出汗，针扎似的。场提前翻过了，干干净净开展展。把麦子先垛起来，问下牲口才能打场。趁日头毒，麦

子摊一场，权上下翻，晒干晒透才好脱粒。牛铃铛一响，就知道是信伯赶着他的牛来了。我们赶紧割一篮子青草铡了给牛端去。母亲也做好了捞面条，等人和牛都吃罢就上工。

牛虽被人牵着鼻子，但不用扬鞭自奋蹄。碾框后连着石板做的“榜扇”，绕着场一圈一圈地碾。把原本蓬蓬松松、桀骜不驯的麦秆碾得老老实实。胆大的孩子很乐意蹲“榜扇”，让牛拉着转圈，像坐车。场上不时响起石碾和碾框的摩擦声，不悦耳但有节律，“吱吱、吱吱”飘着。忠厚的牛也有讨人厌的地方，想歇也不明示，居然一撅尾巴拉起了粪便。挨骂在所难免，但总是利用清理的空儿，出了口牛气。

把场摊满算一个场，种麦多的得打三四个场。碾好后紧接着起场，父亲用杈把麦秸先播一边，碾过的麦秸随后还要碾二三遍。脱粒的麦子混着麦糠，拢成堆，静等风起。麦糠是麦壳、麦芒、碎麦秸的合称，后续绝不会浪费，那是农家喂猪的上等饲料。趁这个当儿，可以凉荫里凉快凉快。“黄许昌”碾一支，老冰棍来一块，啤酒开一瓶，或者井水舀半瓢一咕咚，神清气爽。

场场是技术活，得看天气、风向，风大风小都不行，风大卷走麦粒，小

了麦、糠无法分离。变天临雨前是最佳时机，父亲抄起木锨，旋即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麦粒垂直落下，麦糠随风飘落，母亲拿着长扫帚将麦粒上留存的杂物掠去，一唱一和，相得益彰。

麦粒晒两天，就干透了。其间我们铺几张席睡场上看场，看月亮、数星星、听蛙声、捉迷藏、撒石碾，疯玩。晒干的麦子要装袋带回家，孩子们的活就是撑口袋。遇到半袋子，小男子汉定会上前一试，一上肩，牙咬着就扛走了。

麦子全部打完后，几个壮劳力，持木杈、戴草帽，有人打垛，有人摞麦秸，不多时场上便立起了或圆或方的麦秸垛。垛的立起，宣告了麦收的结束。麦秸用处太大了。孩子们的任务是放学后挎个篮子场上拽麦秸，做饭时引火用，烙饼馍要文火，烧麦秸最适合。除此之外，麦秸还是牛马一冬的粮草，算是对牲口辛苦的犒劳。麦收期间出汗勤，衣服就没干过，人晒黑不说，连鼻涕都是黑的。

麦收这场硬仗真耗真累真苦！但看着麻袋满包，粮仓丰盈，所有辛苦都化成了农人脸上踏实的笑。这时候村子土袋垒起的炊烟中，时常飘散着馒头特有的香，这是麦收带来的最大的幸福。



人到万难须放胆 事当两可要平心(书法)刘迎春

## 短笛轻吹

# 芒种杨梅红

王秋珍

杨梅在芒种只有一种表情。满山满坡，都是杨梅的笑声。这里一丛，那里一簇，哈哈，哈哈，笑声一串串的，滚动着，奔跑着。杨梅的笑声是用色彩和规模传播的，却比声音更富感染力。它跑过车前子的身边，车前子舒展着宽大的叶子，挥手致意；它跑进小男孩的眼睛，小男孩踮起脚，巴巴地望着。

天空爱上了杨梅的纯真，把阳光一个劲地塞给杨梅，塞满它的每一寸肌肤，每一粒小突起。天地间一片暖意，连灰尘都亮如宝石，世界新鲜得仿佛刚刚沐浴了仙雾的杨梅。

藏身枝叶间的杨梅，宛如女子的胴体，在天地之间，孕育着新的生命，从青变红，从红变紫。它饱满的身体，像一张拉满的弓，时时都在表达生命的激情。

风在我脸上蹭来蹭去，也在杨梅的脸上蹭来蹭去。我在数杨梅，杨梅也在数我。我和杨梅，就像一句话在等待另一句话。

我真想对杨梅说一串情话。外婆听到了我的心声，给杨梅寄出了真挚的情书。她把杨梅请下枝头，放在搁了盐的凉开水中，清洗过后，把杨梅一颗颗放在篮子里，就像安放美好的爱情。杨梅拂身上的水珠，献给了微风；把微笑献给了外婆，以及外婆的期望。

外婆期待能有一罐甜甜的酒，给家常的日子按一双翅膀。她把自己烧制的白酒，倒入玻璃罐，把黄冰糖丢进玻璃罐，把杨梅放进玻璃罐。盖子覆上几层保鲜膜后，把玻璃罐塞了个严严实实。

杨梅在玻璃罐里继续微笑。白酒在它的怀里，染上了甜蜜的气质和温柔的风度。

三个月后，杨梅在一双双期盼的目光里，请出了玻璃罐。和它一起出来的，是紫红色的精灵。它剔透又澄净，安宁又芬芳。外婆称它杨梅酒。

杨梅酒，入口甘甜，几杯就醉意迷蒙。啜过杨梅酒，说出的话，也是带着微笑的。笑着笑着，就睡着了。梦里，是芒种杨梅红，是杨梅笑黑风。

## 新书架

# 《感召力：松下幸之助谈未来领导力》

李汶璞

一些人往往能够洞见事情的本质，厘清事物的发展脉络，做事果敢有魄力，深受众人的追随，他们身上的这种特殊的人格魅力就被称作“感召力”。松下电器的创造人松下幸之助就是极具感召力的人，被稻盛和夫尊称为“老师”。

松下9岁当学徒，没接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他在实践中逐渐养成向人学习的习惯，秉持精益求精的踏实态度，成为一名精益求精的匠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他不讲谋略，靠一颗素直心，提出自来水哲学、社会公器论等经营理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经营哲学。

东方出版社近期出版了松下新书《感召力：松下幸之助谈未来领导力》，此书汇集了

松下关于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干法和活法的独到见解。在书中松下阐释了如何自信自得，认识事物的本质，认识人的本质，拥有充满希望的活法，是一本帮助人们收获美好生活的的心灵成长之书。

此外，松下虽然已经去世，但他创建的培育年轻领袖的教育机构松下政经塾，至今仍活跃在日本，并且培养出3位部长、3位市长、30位国会议员和1位首相。可以说，松下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产业人、经营者，更是一个有忧国忧民、心怀国家和世界发展的社会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称其为“全球人民的启发者”，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科特勒“就启发人性的榜样来说，他更是无与伦比”。

## 聊斋闲品

# 茶境便是人境

许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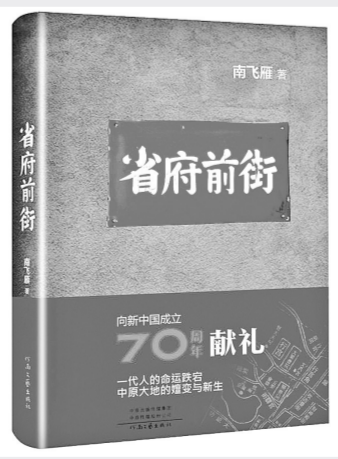
山绿水间。这样的地方产的茶，必是好茶。我见到一位叫刘清成的茶农，他指着他的一片茶林，说那就是“龙井”。我走近仔细端详，又揪下一片叶子，使劲搓了搓，的确有龙井的味道。他种茶，炒茶，卖茶。他的茶，外形与西湖龙井一致，只因成色不同，有的一斤上千元，有的则两三百元。太贵的，我这是有福消受，临走，买了两袋一般成色的，回来一品，味道也还不错。

岭南也有茶。粤东以单丛闻名。我去过潮州，我的学生王宏波在老家做过很多生意，有得有失，最后选择了“茶经”。在他的茶室，他一样一样介

绍，一杯杯品，有的浓香，有的淡雅，有的“爽口”，有的回味无穷。还有各种各样的名字，一茶，竟叫“鸭屎香”，我一愣，此名的确不雅。他却说，“鸭屎香”是凤凰单丛茶中的上品，名虽土，但“大俗即大雅”。

这茶，都是他自己炒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叫程龙泉，是王宏波的朋友，80后。他们家三代开茶庄，名为“潮茗玉记”。祖父曾是一家茶庄的账房先生，后跟随制茶师傅学习焙茶、制茶技艺。父亲起初也参与茶庄生意，后见维修汽车生意好想做转行，被祖父“喝止”。到程龙泉这一代，更厌烦

# 连载



心里也是好笑，便转身出来，就在进镇路边候着，果然等到了奕奕和静妹。次日一早，奕奕和静妹装作河大的学生，暗中一睹了白小姐和她宝贝儿子的风采，奕奕当下气得暴跳如雷，若不是静妹拉着，非冲上去动手不可。三人上了车，老石开车往丹水去，一路上奕奕不停发火，老石和静妹再三苦劝。其实三人都知道，微茹

绝不会娶白小姐，就像奕奕绝不会喜欢仲文一般。奕奕之所以发火，是觉得微茹糊涂，丢了他的面子，也丢了她的面子。等到了丹水镇，微茹已经在家等着，父女见面，都没什么好脸色，一开口便往谈崩的方向去了。父女俩话不投机，一顿饭也没吃完，微茹带老石回了朱阳关。奕奕也没闲着，待了一阵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墙角字纸篓里扒出来几封情书，翻翻拣拣，挑中了河南日报社的一位记者。静妹又好气又好笑，警告她道：“这位姓袁的记者我可是见过的，跟那个杜襄理一样，也是没头发的。”

“就是要他。”奕奕冷冷笑道，“你今天晚上就给老沈打电话，说我交了个没头发的男朋友。”静妹苦笑：“你们父女这么折腾，不更是让人嚼舌头吗？依我看，还是和好吧。”奕奕想了想，决然地摇摇头道：“不行，我想起那个蠢女人，还有她那个蠢儿子，我心里就不痛快——老沈让我这么不痛快，我也得让他恶心得恶心。”微茹的确是被恶心到了，而

且恶心得够呛。那位袁记者微茹是认识的。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夏秋两季绝收，数百万人饿死。重庆国民政府迫于各界压力，拨下来一笔救济款，省府交由省农商行平糶救灾。袁记者不知从哪儿听到的消息，说农商行并未将救济款全用在平糶，而是挪用了不少购买黄金美元，投机以求牟利。袁记者便偷偷摸摸展开调查。这种事从来保不了密的，微茹很快便知道了。查农商行，就是查微茹；跟农商行过不去，就是跟微茹过不去。微茹仗着掌管全省机关干部人员的薪俸支取，略施小计，断了河南日报社上下的工资，一时间全社皆空。众编辑记者不敢怒微茹，都在怒袁记者。袁记者静妹苦笑：“你们父女这么折腾，不更是让人嚼舌头吗？依我看，还是和好吧。”奕奕想了想，决然地摇摇头道：“不行，我想起那个蠢女人，还有她那个蠢儿子，我心里就不痛快——老沈让我这么不痛快，我也得让他恶心得恶心。”微茹的确是被恶心到了，而

战骤起，整个省府搬迁到朱阳关，已是民国三十四年阳历四月初了。虽然住在一起，微茹依旧不搭理奕奕，奕奕也不搭理微茹，父女俩全靠静妹从中传话。那时老河口已经失守，三大队撤往陕西安康五里机场，从海给静妹发来电报，告诉她一切平安。静妹自然欣喜，微茹和奕奕也替她高兴，还特意从镇上馆子里叫了几个菜，保不了密的，微茹很快便知道了。查农商行，就是查微茹；跟农商行过不去，就是跟微茹过不去。微茹仗着掌管全省机关干部人员的薪俸支取，略施小计，断了河南日报社上下的工资，一时间全社皆空。众编辑记者不敢怒微茹，都在怒袁记者。袁记者静妹苦笑：“你们父女这么折腾，不更是让人嚼舌头吗？依我看，还是和好吧。”奕奕想了想，决然地摇摇头道：“不行，我想起那个蠢女人，还有她那个蠢儿子，我心里就不痛快——老沈让我这么不痛快，我也得让他恶心得恶心。”微茹的确是被恶心到了，而